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明文奇賞鈔序

胡菊潭先生易史序

李文全集序

讀尹河南文集序

會墨法定本序

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讀王文恪集序

讀周恭肅公集序

陳百史先生石雲居制菴序

孫北海先生石亭近稿序

戴道熙先生詩草序

讀唐叔達先生三易集序

讀蘇武子遺集序

讀艾千子天慵子集序

胡菊潭先生譯義續集序

王周臣減菴文稿序

喬如川先生語閒錄序

宋荔裳安雅堂文集序

白東谷先生念園詩文集序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明文奇賞鈔序

明文奇賞鈔者。金子于歲戊子冬日。擁爐息齋中。讀陳明卿太史之選。而爲之摘錄以存者也。有客見而訝曰。人有一家之業。代有一代之製。明初如宋文獻。劉誠意方正學諸公。大儒鼎彝之文尚已。逮至中葉。

弘正嘉隆間文人項背相望。或爲史漢。或爲唐宋大  
家。喙喙爭鳴。不可枚指。識者猶謂陳太史茲選。未  
盡其人。人未盡其文。方存乎見少。而子又何存乎見  
多。而爲之鈔也。金子曰。否。就太史之選觀之。則存乎  
見少。就余之鈔觀之。則存乎見多。已夫立言者。能與  
立德立功並其不朽。豈非以世道之治忽。風俗之淳  
澆。人心之邪正。胥于其言繫乎。是非其言之可傳。乃  
其言之合乎道者。道足以傳。而言亦附之以傳也。言  
何以合乎道。則不悖古聖賢六藝之旨。而有關世道。

風俗人心不與擇句選字勦襲浮華爲工者是也茅鹿門先生云文章以道相盛衰不與時相高下旨哉斯論乎言不近道則雖高擬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之徒不過優孟衣冠耳縱膾炙一時後莫之傳言苟不詭于道則雖近法韓歐蘇曾一派爲流俗之所擲揄其氣自古其理自足以不朽然古今來儒生學士畢世操觚所爲言之近道者蓋憂憂乎其難之也故余于太史選中但得一二近道之言而存之使讀而興起者世道之忽可轉治風俗之澆可還淳人心之

邪。可。歸。正。卽。存。其。什。之。二。三。不。已。多。耶。余。故。曰。觀。太。史。之。選。則。存。乎。見。少。觀。余。之。鈔。則。存。乎。見。多。而。客。又。何。訝。也。客。于。是。爽。然。而。退。

有息齋著述便應有此論斷卽高擬司馬數語盡發文章之蘊若弇州諸公早見及此必不妄詆歐曾也

陳百史先生評



胡菊潭先生易史序

經經而史緯。自左氏昉也。董江都劉中壘。因有繁露  
五行之作。皆參互人事。以求是非吉凶之合。用垂法  
戒。宋真西山大學衍義。經緯昭晰。明丘瓊山補之爲  
全書。其條貫事理。備乙夜之觀者。最著且要。獨易之  
爲道。幽圓浩願。變化屢遷。非極深研幾。遠難以人事  
揣合。京房以下諸家。肆其窺索。比擬災異。以風切當  
世。然未免附會近蹟。駁矣。求其于理事參互之際。因  
經條緯。援古証今。燦若列眉。應若桴鼓者。未之或見。

也。菊潭胡先生以天授夙悟。振起西蜀。博洽窮經。編  
韋啓奧。直踞子雲之席。居恒研六位之遷變。搜十翼  
之精微。上下數千百年間。瞭然于興衰理亂得失倚  
伏之故。與夫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消長之關。推  
移摩盪。羅布心胸。無迂銖黍。旣出其中。正易簡之學。  
光贊鴻謨。建確乎不拔之業。復以藏往知來。觸類徵  
應。隨爻配事。擷端彰微。著明理事。合一之大原。書成。  
名曰易史。間以示余。而命之序。余讀而歎曰。思深哉。  
先生之爲是編也。易而史。則全易皆史。凡易之理有。

一之不足範圍乎史。無以成易也。史而易則全史皆易。凡史之事有一之不必裁成乎易。無以成史也。理之占事以有定燭。無定其法。嚴惟嚴。故起人乾乾之惕。而爲悔吝凶厲之防。事之占理以無方驗有方。其法治惟治。尤動人競競之震。而有補過無咎之凜。余蠡測是編中。凡是非吉凶。信于旣占者。什之三。信于不待占者。什之七。占吉而吉。占凶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吉。則理吉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凶。則理凶而吉。此信于旣占者也。理經乎事。故事命吉。命凶者。理主之而

無俟觀于事。後事緯乎理。故形吉。形凶。與夫旋吉。旋凶者。事主之。而無俟玩于理先。此信于不待占者也。其間或比覈而如律。或旁通而如例。不周內以爲功。不成敗以爲案。舉造化盈虛消息之自然。與人事臧否應違之當然。無不呼吸通而聲響合。嗚呼。先生闢易至此。直通身是易矣。談史至此。直通身之手眼皆史矣。至先生自序有云。陰陽互根。剛柔交克者。天運也。天生小人以厲君子。仍責君子以化小人。又云。往往包小人者治。敵小人者亂。以小人攻小人者得中。

策以君子用小人者得上策。尤旨哉言乎。從來世運  
循環。不患君子道消。而患君子獨矜爲君子。則每以  
孤而成。其消不患。小人道長。而患君子過絕。夫小人  
則每以激而成。其長剛之所以折。柔之所以厲。而運  
祚隨之。千古一轍也。皆不知易不讀史之過也。有心  
世道者。請反復斯編焉。始知昔人經緯之書。咸有指  
歸。不得稱專美矣。又寧屑沾沾拾太圓之藩哉。

李文全集序

李文全集。唐李習之。翱之文。明景泰間。河東邢讓手錄抄本。順治二年乙酉。鉅鹿徐子長善偶得之。市肆亂帙中。凡一百三首。徐子力學好古。喜獲所未睹。遂梓之。而以一編示余。余讀而爲之序。曰。余生平愛慕翱之爲文。不減于韓子。惜乎其不多見于世。而力學好古之徐子。乃獲睹其全。于千餘年之後。豈翱之爲文。其業已至。自有不可滅沒者。經久而彌著耶。抑徐子好古。而得所趨向。其精專志一。自有以相感相喻。

故不期而與其文遇耶。昔韓子云。近翱從僕學文。頗  
有所得。又歐陽子讀李翱文有云。最後讀幽懷賦。然  
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  
與之交。又恨余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甚矣。古  
人之不妄許人以文。有如韓子。而古人之善讀書。恨  
不卽與其人生同時。有如歐陽氏哉。翱嘗寄從弟正  
辭書曰。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  
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  
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及余卒業。

是編而後知。翽之爲文。悉皆仁義之辭。非復後世摘英。撿藻。以一藝爭鳴者。比宜乎韓子之許其有得而歐陽氏讀其爲文。遂有生不同時之歎也。嗚呼。讀茲集者。其亦以仁義之旨。求之庶幾不失作者之意。亦不失凡爲古人作者之意。然後可以言讀書。并可以言學文也已矣。

善讀古人書。於尋常感泳。便如同時同學。言愈簡淡。乃臻神奇。讀此等文。而不以爲神奇者。必不知文者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尹河南文集序

余嘗讀歐陽氏誌尹河南先生之墓曰。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又自疏云。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若是乎文之貴簡而能爲簡者。匪易言哉。一日從北海孫公所得河南先生文集抄本。受而卒業焉。其文朴直緊嚴。果有當于簡。卽碑銘書疏。或詳至數千百言之多。皆精于理。核于事。而無靡詞。無濫氣。雖詳而仍不害其爲簡也。原

春秋之所以能簡者。孔子上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凡天子列國君臣行事本末。與夫內外盛衰治亂得失之故。靡不條貫洞達。故權衡審是非。明一字褒貶。義無不該。然則非大哉博學之孔子。不能爲春秋之簡。非博聞彊記。通知今古之師魯。亦不能爲師魯之簡。非博極羣書。集古千卷。藏書萬卷之歐陽氏。亦不能爲歐陽氏之簡。而能以簡而有法。一句遂盡師魯之爲文也。此簡之所以有足貴而能爲簡者之匪易言歟。攷之韓忠獻云。天聖初。公獨與穆伯長矯時所

尚力以古文爲主。范文正亦云。師魯深于春秋辭約而理精。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尤延之亦云。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師魯。則又非獨歐陽氏之說也。由是言之。文之學爲古者。必能爲簡。而能爲簡者。方可以語古。嗚呼。今天下之爲文。而有志學古者。其亦可以知所尚也已。

當以評尹先生者。評此文。世人喋喋不能休。吾欲借先生爲并州剪刀。剪斷千萬緒也。

陳百史先生評

會墨法定本序

文章之道。以理爲主。氣爲輔。而不可離乎法。所謂理者。盡寓經書傳註中。必叅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直與孔孟程朱。卽心源于數千載之間。不失累累針芒而理出焉。所謂氣者。譬江淮河漢之水。行于地中。騰瀾怒濤。噴漩逆折。浩乎莫禦。放乎無垠。雖蛟魚百怪。出沒洶湧。而不知所以汨乎其間。中尺幅之內。有呼吸千里之勢。而氣益焉。然理勝于氣。則病爲艱深。爲板實。氣勝于理。則病爲膚莽。爲散。

漫理與氣交受其病者法不足故也法者何如日月星辰之運于天經緯次舍遲留伏逆有一定不爽之度又如古名將用兵或多多益善或以寡勝衆或堂堂正正鉦鼓旌旗耀日震天或乘間出奇枕席度師千軍萬馬寂不聞聲多寡奇正惟所用之總不失律此所謂法也法一成而不亂則理明氣昌醇正典雅雄渾博大之文出矣余少聞先輩之論若此迄今四十餘年文風屢變俗尚亦殊似與先輩之論未盡符合而余獨尊其所聞不以徇時今春謬膺

簡命典禮。闡竊持此相士。而少宗伯胡公亦力主其說。不稍二。合三百八十五人。體裁務盡其變。率範我馳驅者。撤闡後。果多可而少恠。爭欲出其卷。懸之國門。而余不敢以所嗜強人也。會甫草計子。以兩浙名雋來貢于

廷。能精古今業。胸中卓然有先輩典型者。偕仲兒世濂。取全闡卷。竭晝夜力。卒業焉。因謂余曰。先生所嗜。非癖也。遂裒其優者若干卷。付剞劂氏。弁之曰墨法定本。嗚呼。以余所聞先輩之論。得甫草一叅訂之。而底

金溪道全集

卷之一

本序

十一

乎其可定也已。

太上感應篇說定序

邃古之時。上哲之士。其爲善也。無所爲而爲善。其不爲惡也。亦無所爲而不爲惡。從未聞有感應之說也。迨夫鴻濛漸遠。人心日漓。上哲少而下劣多。爲善者而莫或勸之。則爲善不力。爲惡者而莫或懲之。則爲惡無忌。於是聖人怒然憂之。起而創制禮樂。修明政刑。凡所以勸善懲惡者。無所不備。而立經垂訓。又爲之諄諄。詔告焉。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詩曰。上帝鑒觀。又曰。自求多福。書曰。作



善降之祥。作不善降之殃。又曰。惠迪吉。從逆凶。經雖不言感應。而感應之理已昭然畢具。乃世人習矣。不察妄覲。徼福于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善。卽福基也。念念事事之善。卽集福無量也。徒求免禍於天地鬼神。而不知我一念一事之惡。卽禍胎也。念念事事之惡。卽召禍無邊也。若夫與聖經互相闡發。而尤深切著明言之者。則莫如道藏中太上感應篇一書。凡有持誦遵行者。其感應已如鼓答桴。如響赴聲。近來梓刻甚廣。然未有若我壽翁佟公刊訂說定。

一本比他本迥異。有案有論。有解有贊。而公更爲之  
精研密究。細加刪潤。核而詳。該而不雜。令人一展卷  
焉。目爽心開。骨慄氣斂。有不俾善者益善。而惡亦爭  
奮然。勉爲善乎。粗之可以充鄉約之講。讀精之可以  
佐經史之鼓吹。小之可以化一時之世風。大之可以  
回億千之劫運。猗歟休哉。我公之流布斯編也。真羽  
翼我

盛朝禮樂刑政之助。直還遠古。而豈徒以之持身服官。  
孳孳爲善。以之率屬教民。與人同善。無負太上之救。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一

篇說定序

十三

世慈心而已哉。是爲序。

讀王文恪集序

明代制舉。菑惟成弘間。號最盛。而守溪王文恪先生。尤開闢一代。凡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無不誦法其言。奉爲典型。終明之世。莫之或尚也。然世皆知先生以制菑傳。而鮮有舉其古文詞者。雖同時邵二泉徐子容諸君子。爭重先生之文。以爲規模昌黎。以及秦漢雄偉俊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逮後王李等七子。握鉛槧。繼起壇坫中原。走儒生學士如狂。而先生之文。竟置弗講已。迄今荏苒二百餘年。卒未有崇先

生文。駕七子而上之者。甚矣。世之矜耳而賤目也。昔歐陽永叔讀李翱文。置書而歎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于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余于先生亦云。先生爲文。簡而遠。質而直。所謂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非儷花鬪葉者比。故往往以少勝人。之多以淡勝人。之濃。蓋上苞宋潛溪諸公。渾噩之氣。下開震川。遵巖諸公。簡嚴之法。卽謂先生爲唐之韓愈。誰曰不宜。抑陽明子之言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

說以微見其概。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然則先生之文。乃見性之文也。而又烏得不貴乎。嗚呼。後進之士。有志于古文者。慎毋矜耳而賤目其視先生。以爲法可也。

推重震澤與姚江同意。其不可七子處。只用一語。語不迫而意已至。真有上觀下觀之眼。不特爲吳中前輩爭壇坫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周恭肅公集序

吾邑白川周恭肅公。名位崇隆。景仰今昔。而生平所著詩文若干卷。則世鮮有舉而稱之者。金子讀而歎曰。此先輩有道之士也。其詩清新俊潔。其文淡簡古質。蓋卓然不類乎流俗之爲文詞者。而何以世莫之稱也。因憶蘇文公以鳬繹先生詩文十餘篇示子瞻。曰。小子識之。後數十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矣。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枝詞。以爲

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恭肅公之謂歟。自公歿後。天下之文。口趨于濃郁纖麗。遂無復爲公之文者。宜乎世之莫稱也。同時有顧惟賢先生。名應祥者。曾爲公作傳云。以公務同至海上。過公舟。公方危坐觀書。几上惟置薛文清讀書錄一冊。字字皆圈點。始知公之所學。蓋有所本。而非苟焉者。聞公尤喜易。著有讀易日解。今其裔孫文學之彙。將梓之以行于世。又聞公有至性。少時父母疾。嘗刲股進愈之。而絕不以言及此。又篤行醇德之大者。嗚呼。公之學有本。原行有



大節若此而烏得不爲載道之言乎信乎其有似于  
鳧繹先生之有爲而作也五穀也藥石也余爲公同  
里後學雖不獲生同時而讀其集于百餘年後慨然  
想見其爲人不勝嚮往而私淑之故奮筆爲之序且  
以見先民之法程近在吾邑士又何必忽近而慕遠  
也

若有恭肅在胸中必不強附王李若肯讀此等文  
又不須強附近日名士矣

陳百史先生評

陳百史先生石雲居制藝序

文之不朽于天地間者有他道哉。理爲之主。法爲之輔而已矣。六經語孟之文理之原法之祖也。先秦兩漢唐宋大家之文。附于理而不詭。繩于法而不佻者也。理不足則氣索。法不足則格卑。氣索格卑則古意蕩然。無復有存焉者矣。噫。此近日制舉之文所由弊歟。然則救弊于今日。莫如勉學者以通經學古。蓋能爲古文辭者。未有不能爲制舉藝者也。昔王震澤歸震川唐毘陵茅歸安諸君子。皆以制藝冠絕一時。而

其論議必根本于經術其開闔首尾抑揚錯綜必出入于遷固韓歐蘇曾數大家間是以理明法備其爲制舉藝無異其爲古文詞故足傳也迄今百餘年來能爲震澤諸公之古今文者惟吾友陳百史先生其古文詞登作者之堂不具論一日出向所行制藝集重訂之以付梓人而屬余爲序余受而讀之一曰擬古一日曰擬先正一日曰臨場一日曰擬墨或爲古朴而醇深或爲淡遠而宕折或爲環瑋而雄博其遣詞布局不同其所以爲理爲法一也要皆以近古得之雖然

茲集之傳播久矣。何俟余言。而世之崇奉其文者。恐  
僅作制藝觀。則百史一生稽古之力。似反以舉業掩  
而亦非。今日重訂茲集。以勸勉後學。通經學古。勤勤  
無已之至意也。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言也。百史嘗  
語余曰。吾儒雖躬行不及聖賢。旣已操觚伸紙。儼然  
代之立言。則必當設身處聖賢之地。發聖賢之論。奈  
何其相率爲荒唐謬悠。支離割竄之語。句入室而操  
之戈耶。嗚呼。百史之言如此。宜乎其爲文之足傳與。  
震澤諸公。後先頡頏也。今使海內學者讀茲集而究

心于其所爲理焉。法焉。然後知百史稽古之力不淺。而亦不負百史所以勤勤勸勉後學之至意矣。獨持是以求合于有司尺度而可必其有濟也哉。

予文不敢當此稱許。總撮諸大家發明大義。不啻自言所得。有功後學不小。

陳百史先生評

孫北海先生石亭近稿序

韓文公之言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渺。謹  
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  
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  
好之。則不暇以爲。余讀大廷尉北海孫公石亭近稿。  
古體始知北海乃性能而好之者也。不然何暇以爲  
也。豈其有愁思耶。而聲之要渺若斯也。豈其真窮苦  
耶。而言之易好乃爾也。體人情數世事。感滄桑嘆俯  
仰。情酸味厚。歌短泣長。真有令人悄然以悲。肅然以

恐復令人奮然以振。淡然以遠者矣。憶杜工部有云。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又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淒淒切切蕭蕭悠悠。庶幾其似我北海耶。嗟乎北海之於詩。固性能而好之者也。然亦其時爲之也。故名公貴卿。得與羈旅草野爭能。于天壤間。余因是而又重有慨矣。是爲石亭近稿序。平涼趙浚谷喜爲簡文。然多重滯之音。不如此之淡永而有體裁也。結處感在情中。意在言外。與唐宋

大家同觀。  
陳百史先生評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一

石亭近稿

三



戴道嘿先生詩草序

歐陽永叔美梅聖俞之詩有曰。其初喜爲清麗閑肆  
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  
餘。益老以勁。其應于人者多。故詞非一體。非如唐諸  
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夫言詩者。必以唐爲宗。  
而永叔何以駕聖俞而上之。則甚矣。諸體備具之爲  
難也。若吾友奉常戴道嘿有焉。道嘿示余詩草一冊。  
自壬申至丁丑爲一卷。自戊寅至丙戌爲二卷。丁亥  
爲三卷。凡閱歲十有六年。僅得詩一百三十餘篇。道

嘿之自訂綦約而嚴矣。然而時事之推遷。景物之變換。盡于其中。道嘿之愉情。悲思俠骨。雪腸與夫涉歷患難。後之深學老識。見于山巔水涯之嘯咏。征夫閨婦之嘆嗟。以及弔古贈今。悵離憶別之所歛歔。而寄托亦約畧盡于其中。其詩之爲體。則有律有絕。有古有近。蓋無格之不具也。其詩之爲境。則或清麗而閑以淡也。或涵泳而深以遠也。或琢刻出奇。而又本之氣完力餘。彌老以勁也。蓋無妙之不臻也。以是知歐陽氏之言。非深于詩者。不能道。而余不知詩。何能妄。

評道嘿之詩哉。故爲之述。歐陽氏之言如此。雖然。道嘿年甫壯盛。將來學日益深。識日益老。則自今戊子以後。道嘿且不自知其詩之所至。而余又何能妄爲之測也耶。

渾而到東而裕。可謂老氣橫九州矣。

陳百史先生評

讀唐叔達先生三易集序

三易集者嘉定唐叔達先生名時升者所著爲詩文也。按嘉定有四先生之稱。爲程孟陽嘉燧。婁子柔堅。李長蘅流芳。而先生蓋居其一云。先生年未及壯。遂謝章句。肆力古學。一時二三博雅君子如瑯琊王元美暨王文肅父子皆盛相推服。然在吳頗著而海內茂聞在當時則稱而後學罕道。豈先生學不近名而名亦不之歸歟。抑自歸太僕震川先生以後古學一派獨在祁川。其淵源爲有所自而未可槩期之天下。

後世之人歟。則甚矣。世俗之重名位而輕文章也。余從吾友百史所。睹先生集。其嘯歌咏言。不具論。讀其論序碑記諸作。想見先生涵肆六經。汎濫百氏。而又深明當世之務。凡兵農錢穀。始終沿革之故。及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所以然。一一如身履目擊而犁然指諸其掌。至其相與酬答贈遺。一軌于道德義理。無諛言無溢詞。有若嚴師之垂訓于其上。而執友之忠告于其旁。所謂才高乎當世。行出乎古人者。先生有焉。嗚呼。使先生得志于時。而備位宰相。諫官文學侍。

從之。間其所樹立。必有炳然可觀。安在稍遜于瑯琊諸公。而世俗之贈炙其文章者。又豈顧問哉。惜也。僅以韋布終。先生之所以鮮聞于海內。而後學多莫能舉其姓氏者。職此故也。雖然。文章豈終藉名位哉。我吳古學一派。當俗尚波靡後。幸衍如綫之緒于未斷。而迄今文章家。猶知有響慕歸太僕爲先。民法程者。不可謂非先生力也。余是以讀而序之。質之有志古學者。

古文辭藉叔達諸君爲火之傳。而豈凡先生序之。

則光明宣朗如退之所云萬丈燄矣此道所以絕  
而復續也

陳百史先生評

讀蘇武子遺集序

明曆雖不滿三百禩。文人輩出。其間能爲秦漢及唐宋諸大家之文者。皆有卓然可觀。不遜于古。而世人多忽近而求遠。貴耳而賤目。重顯達而畧韋素。是以其所求所貴所重者。其爲文未必皆可傳。而文之真可傳者。未必不在世人所忽之賤之畧之之內。此非好尚論議之不同。良由胸中無識以主之也。吾友百史氏。博學有識。肆力文章者二十餘年。獨不溺于時趨。今銳意搜討明文。將表其可傳者。以見明文中不



乏齊驅秦漢唐宋之卓然大家一日得蘇武子遺集  
一帙拍案疾呼顧謂余曰此豫章蘇子名桓者也其  
人曾與吾友其材敏其氣剛其學古于經史子集靡  
所不貫能深究古今治亂成敗得失之原盡其所見  
洋洋灑灑不減陸賈鼂董而爲文深得先輩正宗嘗  
偕艾千子暨余論文三人之好尚論議如一當竟陵  
中吳狂瀾幾倒之時藉其砥柱之力不淺惜也困阨  
諸生年甫及壯竟資志以沒使得竟其所學而大用  
于世吾又何能測其所至哉今僅存遺稿若干首已

不失爲卓然古之真大家矣。余受而讀之。信明文。中  
不乏可傳者。有如此也。恨當吾世。不獲友其人。而猶  
幸讀其文。雖不獲盡讀其文而已。慨然想見其爲人。  
甚矣。百史之有識也。非百史則武子之文。幾何不爲。  
世人之所忽之。賤之。畧之也。嗚呼。此遂足以傳武子  
也。耶。然武子亦因是以傳矣。

武子必傳。以有先生文也。何嘗不在人間。

陳百史

先生評

讀艾千子天慵子集序

鹿門先生文旨有云。文章之或盛或衰。特于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西夏。特擅兵裂土。以相雄于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旁屬。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漢唐宋是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旨哉言于文章有統。不可竊也。明代自北地以後。爲歷城。爲琅瑯。爲公安。爲景陵。爲雲間。一

時倡者叱咤從者辟易其能如鹿門先生所謂得道而折衷于六藝者耶抑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者耶嗚呼之數家者大抵皆草竊之流割裂經子勦襲遷固心溺齊梁陳隋之間目無唐宋以下自鳴爲盛實趨于衰按之六藝之遺蕩然無復有存焉者已吾友百史氏有概于中嘗爲余言近日惟豫章蘇武子艾千子二子之爲文有得于鹿門先生歸本六藝之旨能乎草竊縱橫之時出死力以扶正統惜乎皆不大竟其業以傳于世僅各存遺稿若干

首深可歎也。余既讀蘇子遺稿而序之。茲又讀艾子  
天慵子集而卒業焉。他文不具論。讀其論文諸書曰  
文之古者高也。朴也。疏也。拙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  
爲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雋也。巧也。排也。又曰子曰  
修辭立其誠。未聞以浮華爲誠也。子曰辭達而已矣。  
未聞以臃腫駢麗爲達也。書之言曰辭尚體要有體  
有要則章旨結撰之謂而非以餽飣剽切句字爲體  
要也。反覆辨論卓然不惑于流俗率多類此。真不減  
子輿氏之距邪。放淫昌黎子之推陷廓清使文章之

統如日星之燦于天而不復爲黃雲毒霧之所翳蝕而滅沒者千子之功詎云渺小哉宜吾百史之亟與蘇子並稱而百史極力表章二子于厄窮身死之後如此其諄摯而不已其有功于文統又何如也余是以讀艾子集而又爲序之如此

得此序使孝廉茂才如在天地間

陳百史先生評

胡菊潭先生譯峩籟續集序

余少時讀元次山九疑山圖記云。當令以九疑爲南岳。以崑崙爲西岳。衡華之輩。聽逸者。占爲山林村居。表作死園耳。私心嘗竊快此論。謂九疑何幸而得次山。開此生面。欲躋之五岳之尊也。今讀菊潭胡先生譯峩籟續集。益令人擊節稱快。爲三峩開生面者。其茲集乎。先生曾三遊峩山。視王逸少欲遊此而終身不果者。其緣何如矣。三遊歲次。爲己未甲子己卯。昨丁亥秋。又復作夢遊。凡三十年間。足之所履。目之所

遇與夫夢之所接並三遊而四矣豈猶未足以窮峩  
之勝傳峩之神哉而先生曰未也有前余遊者所得  
我先其才華性靈之所裝綴而洗發各爲賈奇售異  
小何敢信足信目并信我夢寐而不求諸古人也于  
是接擇唐宋以來諸人之詩之紀偕先生前後所作  
彙成一集且繪之以圖而命名曰籟是茲集也不獨  
譜其所可聞所可見并莊周所謂不聞之寥寥乎而  
欲聞之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而欲見之者也而猶  
恐觀者之得于疑似恍惚未必如身在兜羅綿雲之



表又從而爲之譯。使夫疑似者逼真。恍惚者有據。而  
峩山生面至此始盡開矣。安在三峩之于先生稍遜。  
九疑之于次山也哉。嗚呼。名山也。文人也。相得益彰。  
千古一轍。也是爲譯峩籟序。

如聞蘇門之嘯。山鳴谷應。近日點染文皆瓦缶聲  
也。  
陳百史先生評

王周臣減菴文稿序

昔歐陽永叔讀謝景山近著詩文。不勝欣喜。謂行年四十。獨能異具少時雋逸之氣。就于法度。根帶前古。作爲文章。一下筆。遂高于人。可見古人論文章所貴者。法度也。法度之文。如大將用兵。衆寡奇正。變化莫測。而必以律。則勝。又如士師用刑。出入輕重。比擬多方。而必以律。則當然。非尊經學道。與古爲處。則能爲法度之文者。鮮矣。婁東王子周臣。出減菴文稿示余。序記併雜文。凡四十一首。余受而卒業焉。始恍然于

歐陽子之說也。周臣年甫三十餘。宜年少才人。豪邁雄放之氣。勃溢楮墨間。有如駟駿之馬。奔星覆駕。非復羈馬所能控制。而顧能節之。鑾和雍雍。肅肅駕五轡而馳。康莊歛才抑氣。以就于法度。其殆尊經學道。與古爲處者乎。他文不具論。讀其春秋集論。自序與滅菴說。卽皓首窮經深山學道之人。未易彷彿其所至。而後知周臣之文。能如大將用兵。士師用刑。悉軌于法度。而爲流俗時尚之所不可及者。蓋有其本也。若徒以家學淵源。代著文名。爲周臣多。則猶淺之乎。

窺周臣乎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一

王周臣減  
卷文稿序

三

喬如川先生語閒錄序

語閒錄者廣陵喬如川先生之手編也。先生之停行式間似陳太丘。曠宕弗羈世法。似嵇叔夜。阮嗣宗。好義任俠。輕財重諾。則又季布侯生之流亞。而骯髒不偶。弗竟大用。遂以達人豪士牢騷歷落之梗概。悉歛而銷之。管城筆塚。又以儉父俗子求田問舍之精神。盡移而注之。裨官掌故。逸史蠹書。目之所到。意之所寓。輒句而筆之。累而帙之。總彙之曰語閒錄。倏而莊語倏而諧語。倏而爲奇怪之山海經。倏而爲博物之

張華志倏而解頤噴飯爲曼倩之滑稽倏而正襟歛容爲仲舒之天人可以經世可以玩世亦可以出世大約胸無經筵武庫者不能語其故實胸無林麓松筠者不能語其高邁胸無烟月花柳者不能語其風流胸無四知百忍者不能語其道德胸無蒲團瓢笠者不能語其解脫而余復以一言蔽之曰非閒不能語彼營營于利窟而子母不去手者能閒乎役役于名場而鐘鳴漏盡不止者能閒乎如川之閒而有語也蓋旨哉有道之言也以之羽翼正史可以之鼓吹

野乘可

庖語微詞令人齒冷似此百折不窮風生滿坐閒  
閒入妙筆意在眉山伯仲間

陳百史先生評

宋荔裳安雅堂文集序

余於萊陽宋君玉叔。蓋兩世通籍也。其先人太僕公。文章吏治。炳炳烺烺。光前燦後者。吾姑勿贅。若玉叔。以名魁捷春榜。其古今文詞。膾炙人口。奚啻洛陽紙貴。洵

興朝第一名流哉。先是起家曹郎。繼晉銓司。未幾備兵三韓。分藩東浙。已而總浙之外臺。所在宦聲赫奕。又與其文名並播海內焉。今年來吳門。出其所爲安雅堂集。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其思深。其識宏。其慮遠。



其情長其氣清以厚其調雋以永其格嚴以老其言確以質殆有如懷沙遠遊屈子悲憤之所感乎何其沉摯而淒婉也有如歷衡湘越龍門周遊歷覽司馬子長抑鬱太息之所作乎何其激昂而雄肆也抑亦若柳州眉山流離困頓備嘗險阻之所寄託而發爲文詞乎何其峻潔而曠達也嗚呼玉叔真奇人也其境遇奇其詩文奇其流盼動腕訂古攷今無一之不奇也凡一生之嶽崎坎壈皆其觸發性靈磨礪學問與夫洞徹聖賢義理之處歐陽永叔所云愈窮則愈

工非詩文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其玉叔之謂歟。然窮極則通。玉叔之窮有止境。而詩文無止境也。方今

大化維新。海內平治。其必有二三大儒。攬經國之許。謨敷保邦之偉畧。委蛇

入告。上以日新。

聖學。下以周達民隱。又或進而登著作之庭。叅論思之席。出入承明。興禮和樂。作爲篇什。以發皇至治。則安雅堂之爲集也。非止崢嶸峻峭。震耀一時之文。而且

爲雍容愉怡廟堂金玉之文也。宋君其裕之矣。余故知之深而信之篤者。請以茲言爲他日券。

白東谷先生念園詩文集序

陽城白東谷先生以庶常起家受知於

世祖章皇帝。歷官華要。游涉大司寇。余以菲材出入承明。  
濫膺署尾。與先生珥筆共事者。凡十餘年。所先生老  
學深識。稽察天地。攷論往古。審按當世之務。既詳且  
晰。而爲人敦厚簡重。行之有要。言之有章。與余得並  
沐

天恩。後先予告歸里。今年春。先生郵寄念園詩文若干  
首。問序于余。余展而讀之。恍然如見先生之爲人焉。

如見先生之吟嘯風月富有烟霞之逸興焉如見先生之吞吐倫要廟堂金石之雖雖焉蓋凡人於文章必其取之也博而出之也深取之博故於六經諸史秦漢以下諸子之書無不窺日月晦明山川雲物之變無不收感慨憑弔慘澹嶽峙之境無不歷禮樂政治民生日用之籌無不備狀後要而約之以合於性而達於理故其氣雖奔放橫軼其才雖磅礴紆餘而範於理則醇正而不肆適于性則簡約而和平今先生之文其溫醇似廬陵而典蓋似南豐焉其詩之真

率如靖節而自狀如香山焉。蓋廬陵深於政治而文得之爲雋婉。南豐精于班馬而文得之爲沉厚淵明樂入其高渾。古雅志存乎黃農虞夏而詩得之爲真實爲天全。狀而執是以觀先生猶之未得乎先生也。先生之學闡奧六經。先生之識神明著策。先生之冲恬靜重。忠孝本於天真。而恭誠體于至性。故語近而旨遠。法簡而意長。又豈廬陵南豐靖節香山得以牝牡驪黃相視先生之詩文也。殆若蘇明允所云廬陵之文非孟子之文。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是以

伏讀先生之書。不特想見先生之靜觀物化。紬繹情性。風雲之變態。歲月之推遷。上黨太行之嵯峨。汾沁澤潞之逶迤。皆恣其筆墨淋漓。而直見吾先生鳴珂珮玉。都俞喜起。臨大事而不變處。高亢而卑牧。是先生之事業。見於前事。旣已扶翊休嘉。光昭化日。而先生之文章。又能牢籠天地。刮磨日月。扶倫常而揭性道。將以紹先哲。開來學。又豈徒文人墨士。跌宕騷雅縱橫。論辨之文云爾哉。先是余子世濂丙戌北闕。出先生門下。余復與先生周旋禁苑。唱和論心。蓋知先

生之深者。因卒業茲集。而筆諸簡端。嗚呼。使天下後世。讀先生文。而能以性理求之。則庶幾乎得先生之爲文。并得先生之所以爲人矣。

金文通公集卷之一終